

豫

章

叢

書

第
六
五
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胡子衡齊卷六

泰和 胡直 正甫 譔

談言下

戎夷違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爲天下惜死不嫌生也終能爲弟子求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

古二卷之二
誠知道則雖爲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嬴之流
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誦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
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
眾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
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
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
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獻玻黎之鏡鏡面廣尺五內
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斯福樂
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
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舉鏡熟
視斥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
州有神鏡能照左右爰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
四燭無疆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
有濯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繳外無姑息則
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

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
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保背海隅邊幅廣修
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
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鉄冶者天旱火熾
鼉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置
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處其安而虐且焰
則鮮不成鼉市也東海之濱有蜃閣焉蜃居海中吐
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高
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爲鳥

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昧終身則鮮不墮蜃氣是故惟大人者眎天下爲鼉市不以欲熾眇貴富爲蜃閣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爲天下處貴富也可矣

昔唐宣王嘗獵於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扁鑰固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一生態因納櫃中乃扃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

昇一櫃入店夜久腦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
啟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
豈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
妹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
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
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於乎人
主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
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鉤怨而獨任以
政人不能問何其難也已而修內政興海利贍貧窮

祿賢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歃血葵丘責
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
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
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
刁以蠱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
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
乎遂蒙衣袂死旣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
七日尸蟲出於尸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
夫命令天下終惑內嬖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
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祓受相桓公曰寡人有

大邪三其尙可以爲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
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
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瀆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
急仲固導之內亂又安能禁辟嬖於身後乎仲雖平
戎其若女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難
剔亂誅韋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
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柳澤璿
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

且明也橋陵喪事已踰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望陵灑泣旣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收穫示重粢盛兼知民艱可謂能繳然爲義者也史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懼荒叙友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帥以明軍法朝集計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欵北狄趨風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旣疎林甫日親太真擅內而漁陽羯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徬徨望賢朝食不供頓輿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縑貴妃宗廟立墟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旣晚乎明皇晚節詔

天下祖奉立元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員尤
爲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
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
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曷爲不能遁耶其
倒繆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
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尙有是而況
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嬖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
唐甚武韋王氏至葬遂竟移祚呂與武韋移祚且十

之九其原出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
又稱葬將篡時拔漢婚己女爲平帝后平帝崩后年
才十八爲人婉嫕有節操葬旣篡乃更號黃皇室主
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葬不能強也及漢兵
誅莽燔宮后曰何面日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葬之
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爲作符命而其
女獨不欲更節且爲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
不以習易若葬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
道以爲子孫型模欲無亂也艱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驗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耳問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事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弑二世使郎中令爲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帝號爲王以黔首葬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燁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文婦稱妲褒乃寺禍
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祖龍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兵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讓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雜調自和帝朝竇憲
秉權鄭眾謀除大憝遂獲侯封超任宮卿至鄧太后
女主益近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掖庭故
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冀乃遂植茅
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邸第擬諸天家

養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曹節張讓彌爲
魁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飲
其劍已而袁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
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唯職守籙中宗
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尙寡
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卽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翊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爵杜國尙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璫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繆托匪人謀用不臧甘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搃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扇
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闞人領于冢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
身殲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
尙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噫而卒
無拯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掀唇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闕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闕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賚功唯貴無惟
名器唯思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夷禍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鎮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旣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回奏止之藝祖遂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卽如藝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日之疆場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暴虜都華夏冠

冕爲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
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
銷兵爲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
丹互有勝負乃至寰州之陷太宗君臣遂絕口不言
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
濟河大禡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
宗中箭自謂不共戴天憤恨爲之泣下後值王韶等
覆敗遂弛幽燕之念總之皆龔普智識者慨焉蓋當
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爲言不
究平日無虜謀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謀爲心歐陽修

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而懼則積懦之爲累也異時虜至城下微欽父子竟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劫之也故曰懦敗歐陽修曰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斯語誠中宋政之膏肓凡皆多議之爲過也虜人譏曰待汝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士大夫議戰者則不知所爲守議和者則不知所爲戰曾無范蠡一定之畫坐成秦檜賣國之奸羣臣罔知厝火乃至區區弊精故紙奔走一世以趨窾言雖言滿上下何資

實用故曰議敗宋既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
覃恩任予之多乃逮子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賈似
道秉政國事已去猶推恩至太學生是何異于疏旱
苗之水以沃魚藻兩無裨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
者與有責也

杞翁曰前代尚有文臣樹將業若羊祜杜預謝玄韋
叡裴行儉張仁愿之徒偉然爲世虎臣至宋室鮮有
文臣能將者亦懦累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
輕騎豈其性能哉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
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修武也

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異言兵士莫息於疲虛文假令宋之君臣不局局於聲容訓誥間以困踣其傑氣礮銷其英風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衮蒂甘夷虜臣僕哉雖然此非獨過宋也

談子謂杞翁曰子過宋甚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子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耶繇神哲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繇高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

觀日之玉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
所希覲耶然無足而登王庭無翼而棲瓊庫者何也
則所好存也宋徽之爲艮嶽也杏岫梅嶺猶爲宜土
之樹若炎州荔莉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秩集而莚
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令宋君臣以構艮嶽之心構國
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材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
祿山亂而李郭顯兀术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
古語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隸或出敵國或
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次庸
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而亦所謂過活

鳥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宋也

談子曰嚴尤有言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辟如蟲蝨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袤延萬里疆境旣完民力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

果然歟杞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其始在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職率屬以偕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時虜雖天驕不敢望壯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則策莫上于修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擇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在彎弧鳴鏑後矣而必謂禦夷無上策者是猥以後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爲策曰帝王者

爲策何如日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唯策于道者治
未然

杞翁曰不聞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
事干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
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
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
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
大關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
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卧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
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修書終秦誓曾子著大學亦以秦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賢豈皆知秦之繼周者耶不然何皆取于秦誓也洞先子曰孔曾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秦誓一个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魏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世孰爲近日韓范升其堂房玄齡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而坐辦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先子曰子不見龍乎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爲輿以風爲駟以霆電爲徒御

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
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患不神而患不虛唯虛
無弗神矣風雲霆電之從之者役於虛也龍曷虞不
辨大事也假令龍如鼯鼯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跌而
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
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技止鼎蓋睚眦技
止刀環爲此者躡彼爲彼者躡此又安能役風雲霆
電而變化雨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
之技用天下之技爲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用
天下之手足爲手足謂一个臣不辦天下大事亦未

可也不然則亦曩曩螭吻之尤而已又烏足語大臣
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奚道耶曰休休是
已彼休休者菟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
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一耳目
手足也我方有羨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
則善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泊矣曰然則周公多
材多藝何哉曰周公有而無實而虛故曰公遜碩膚
赤烏几几周公何技焉曰使天下皆爲龍不爲曩曩
螭吻則孰爲起而作事者與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

道者龍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鼯鼯螭吻之徒是也雖然自其修者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道者之道而下兼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爲乘田委吏繼爲司寇皆是也猶曰得龍之道而任鼯鼯螭吻之事龍之道奚少也

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

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
爲大司田平原曠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
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出不避死亡不撓富貴
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
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談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
之道者與洞先子曰管仲善用才者也加時相多也
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
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

徒以霸王自處夸毗世主之前於休休凡几何啻千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最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奈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忠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七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雖枉粧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弗渡也故稱妬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妬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妬臣津

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妬臣津者也或曰唯大人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

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益州父老賣藥城市得錢卽博濟貧乏經歲除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揅矣何異君亂於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君先臣

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揀病
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賣藥嘗以此爲念每見愚者
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
醫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旨哉豈隱者
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矣夫有其
道斯有其才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
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
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
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

不能與湯武齊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擅聖稱而不能與周孔比跡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舉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之道而近其才稷夔傳說曾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有其道顏子子思孟子是已傳說之後程伯子近之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之才能大濟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兼有不岐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條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

至元符間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
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
百有幾故有一器值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
塚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
已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
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
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尙留心政
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收及宣
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羈約文翁禮殿
之繪像罔間鉅細索入九禁又有稽古博古尙古等

閣成以貯古諸鼎彝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
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父
子產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辭牛鼎象首之規模龍
馭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散滅不存中國
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洞
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
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覆國廢古也宜哉
古道奚貯乎貯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
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
而寤寐堯舜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廣

若其心竄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錄之研
雖盡移三代禮器樂章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
別于操顏氏瓢而乞太公九府錢之譏也耶

唐安樂公主嘗令尚方織百鳥毛帟二疋而服之正
視一色也旁視一色也日中一色也影中一色也而
百鳥之狀悉見方出降時益州獻單絲碧羅裙鏤金
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嘴甲皆具唯瞭視
者能覩之韋后效之亦集鳥獸毛爲羈各肖其形貌
工費爲之巨萬談子曰左氏服妖之譏至是極矣洞
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艮嶽焉極也有

器妖則髮幕珠炬焉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焉極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徐庾之徒自是剗末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誰何指也雕績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禩懵乎若不旭之夜其後陳叔寶江總輩當隋師壓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真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菽目而豔曲塗耳也其禍若是烈也久之王文中出天下始聞六經仁義之言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今也復

何忍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人所以壽道法教萬世如一日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教乃徒瑣瑣焉鶩爲文采表見于後世且曰易與春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嘻其左矣於是有所不得勢則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以徼後世名彼其畔道圯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

其德而腥其人卽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
齒哉今之世尤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
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卽
工爲魑魅嗾之犬彘卽工爲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詬
優伶彼魏丈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蹈
之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畔道圯法后世所醜而腥
者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
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

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
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朔之面肖粵之面可得
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
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
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臺魯之
靈光是古也則般輸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爲
古非獨優伶且將爲塑師爲畫史二者雖極肖似而
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
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
人之言爲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閻鬱

姑論其槩漢渾而蓄唐漸明粲至宋彌昌弟子以告
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胡子衡齊卷六

胡子衡齊卷七

泰和 胡直 正甫 譔

續問上

弟子問曰昔之語物理者曰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
芡暖者以菱華背日芡華嚮日故也稻麥皆土物然
稻滋而麥燥者以稻生卑濕麥生高壤故也此其理
在人乎在物乎曰子卽以背向卑高爲理乎抑以別
擇其背向卑高爲理乎如以背向言則向日理也而
背日豈理哉夫此四者方其在背向卑高也塊然物
而已矣物各無有也及其離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

已矣物亦各無有也而奚理之言惟自人而理之則
曰是爲背向故有寒暖是爲卑高故有滋燥品而題
之區而用之鮮不自人心故理在人不在物也且夫
參蓍世謂補物苓連世謂洩物而內熱者則以苓連
爲補蘇麻世謂泄物薑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
薑桂爲泄然則補泄之理亦在人不在物也天下之
草木多矣其具寒暖燥滋補泄之質奚啻此數物哉
自人弗識之而品題之未加區別之弗逮則烏覩其
爲理哉夫點蒼之石備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繁人禽
之形苟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邁者寧復有山水人

禽哉是故知山水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昔有國
工善畫鬼者盡鬼之怪異時見而畏之以爲真怪也
不知其怪自己出也善畫姝者盡姝之美異時見而
愛之以爲真美也不知其美自己出也今之求理于
物者亦何異國工之畏怪而愛美者哉然則理之不
在物而在人也益明矣

弟子問曰庖丁氏之解牛也曰循乎天理言循其經
絡天然之理者也然則經絡不謂理乎今人恒言地
理脈理腠理膚理韓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故人
有文理今皆不謂理乎曰經絡與地理脈理腠理膚

理文理此取類而言之曷不謂理哉猶之曰物情曰藥性水性金性又猶之杜子美曰岸容山意亦皆取類言之曷不謂情與性容與意哉雖然盤盂瓊盎池沼江河湖海之日疇非上天之日之所括也然則經絡與地理脈理腠理膚理文理疇非人心之理之所該也苟無人心則惡覩所謂經絡地理脈理膚理云哉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不自存乎理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久矣又焉有高厚而况經絡地理脈理膚理云乎弟子思之三日夜復曰諒哉苟盡無人焉尙無天地理

孰從生蓋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豈謂是歟曰然
問殺人者必償貸債者必酬世以爲償之理起殺人
酬之理繫貸債不曰士師殺至十百則曷爲不償父
子相取至十百則曷爲不酬殺而必償貸而必酬是
將孰區之又孰行之此理之在人易辯矣曰若也使
雞司晨使犬司夜夏葛而冬裘燕車而越舫謂理不
在物則未易辨曰苟非人心則焉有晨夜又焉有雞
犬矧曰使司之者哉夏葛冬裘燕車越舫莫不皆然
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
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

氏言性惡楊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朱儒恇
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
有氣質之性意以爲天地之性卽孟子所言性善是
也氣質之性卽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
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
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者也
其果然歟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試諸孩
提與見孺子入井齮鯀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
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
烏覩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

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人之生也直直卽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不一而人之率之又烏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達相近之語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

刑政奚爲哉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黥視孝子不忍
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
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爲貪與亂者則
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于土沙既
久爲泥淖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
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于
欲猶清泉久而爲泥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
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
以後吾以陸賈爲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揉雜
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卽維

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于心故言心卽言性猶言水卽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于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于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刳鯨入沸湯矣而一足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賀也亦舛也又有言曰由大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嗟夫吾不知當時儔爲之合也且虛奚在也而能令

之與氣合矧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
氣相合爲性則性亦甚哉冥頑不靈者也又烏取其
爲善哉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
矣其可通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有氣有知覺三物
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爲
虛乎謂爲氣乎謂爲知覺乎此皆未可通然則性與
知覺奚分曰覺卽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
曰是泉之汨于泥淖者也而泉之本清固自若也故
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汨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
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

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子又奚疑理爲

問曰世儒決言人心之無理大患不知性而其端尤在不信心彼以爲人心不過知覺知覺者虛而屬諸人也虛則理非所出屬諸人則所發必私故當卽物窮理而後能無私以合乎天是不但于心外求理亦且於心外求天蓋不免昔人疑泉之說昔有疑泉者謂泉虛竇也安得有水此必有汲江海而注之者不然何若是其汨汨混混也乃不知泉竇虛而水斯出雖江海之水千條萬派疇非泉也其疑之者見江海不見泉故也亦猶覺體虛而理斯出雖萬物之理干

變萬化疇非覺也其詆之者信萬物不信覺故也且
夫人承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故能爲萬物之靈唯靈
則能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萬理皆備必如世儒
之說則人心不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孩提之
愛敬與夫見孺子入井之怵惕見牛穀鯨之不忍皆
當爲誣矣世儒朝夕所運皆心卽古禮亦古人之心
爲之考古禮亦心考之卽人能無私而合天咸以心
揆而決之曰吾當爲無私而合天蓋惟合吾之本心
卽爲無私卽爲合天非物能詔之無私合天也然則
心者無私之宰而合天之符者也今世儒反謂心虛

不能無私而理非所出是所謂疑泉者也故曰其端
在不信心異時以告先生曰疑泉似矣而未近也吾
以爲今之不信心者猶自疑其身曰是身果我身乎
猶自疑其名曰是名果我名乎猶自疑其祖父曰是
祖父果我祖父乎然則身與名與祖父皆當求諸物
理而後信之可歟

弟子問曰吾有知乎哉予欲無言幸矣出孔子也苟
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言語道斷者也神以知來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幸矣出易繫中庸也苟出今之世
則必斥曰是慧光神通者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幸矣

出孟子若出於今之世則必斥曰是不立文字者也夫今之世之斥之也雖孔子子思孟子曷辭曰然問劉歆謂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夫果有微言大義哉曰自六經四子莫不有微言大義詩書語孟大義悉于微言易繫中庸微言詳于大義故由大義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今也學不達微言而反以警警之是猶欲入室而自閉之門夫弟子問曰荀卿曰人性偽又曰性惡始未嘗不訝之及讀其書曰草木有氣而無知禽獸有氣有知而無義人心有氣有知而有義若是則人性未始惡也荀

卿之言不自背矣乎若世儒必謂人心無理是何別于荀卿之性惡哉雖然荀卿猶知人心有義而世儒不云然也世儒亦悞矣哉先生曰然曰若是則子所謂螻蟻虎狼之有君臣父子又何以哉曰禽獸有有知無義者有有知有義而弗全者人心得其全者也故理莫備人心理備者性全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曷以物理爲

渭南南大夫謂胡子曰昔子伯大夫告馬少卿曰知行一也唯行乃爲真知馬君曰今夫水溺人火燎人孰不知之亦豈必身經溺燎而後爲真知哉伯大夫

未有以應也子則謂何胡子亦未有以應也有坐客
曰古人有身親經虎者見談虎而色變此出于真知
固也然亦有不盡然者此不可定擬也已而一客
傳郭黃門使琉球錄羣披誦之見錄稱今琉球與杜
氏通典載盡異或曰杜氏年久遠與今異者宜也已
而又讀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
翠麗大崎之高聳今錄稱無之載田沃穀盛今稱則
沙礫而不碩載氣候常熱今稱雨過遽涼而亦有霜
雪載造酒以甘蔗今稱以水漬米而謂之米奇其它
不合者更夥勝覽所載出本朝永樂間今去尙未遠

乃不合如此自非郭君親歷而目較之鮮不以勝覽者爲是也然則不躬行而云真知者豈不誤哉卽若吾黨今皆身履蜀地故知蜀國之事雖然亦猶有不盡知者彼由灑頰入者而談劔閣則爲夢劔閣語也由劔閣至者而談灑頰則爲夢灑頰語也然則今郭君錄者其不爲夢語矣胡子謂南大夫曰善乎哉其言知行者也大夫曰其若溺燎之辨何胡子曰夫人者雖未身經溺也然日有溺者矣故知溺爲真雖未身經燎也然日有燎者矣故知燎爲真且水火昕夕庸之耳目逮之安得不爲真知其它未庸未逮而必

曰知之皆夢知也。卽若茲堂也。吾與子升其中。然後
真知斯堂之景物。彼在外者。縱工考訊。亦徒想像已
耳。吾與子若久居斯堂。則所知尤詳。若遂有而主之
則何啻詳也。而且忘所爲知矣。故謂知爲行。始行爲
知。終可也。謂真行卽知。真知卽行。亦可也。彼必謂知
行異者。夢語也。哉。想像也。哉。南大夫曰。夫升斯堂而
知其景物者。知及者也。久居斯堂而遂主之。終與堂
相忘者。仁守者也。知行一而仁知亦一也。弟子曰。允
哉。諸君子之言一也。雖然。繫辭有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彼日用則行矣。而又不知何也。曰。百姓雖日用之。

然而冥行多矣非真行也然則何以爲真行曰真知則無不行真行則無不知

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存心異日復論曰學在修身先生曰然修身在正心弟子曰請竟其旨曰學固在行事矣然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則謂何故在存心學固在修身矣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謂何故在正心

問理一分殊宋儒語之審矣苟非有分殊鮮不入墨氏兼愛乎子弗之然何耶曰非謂無分殊也謂分殊

卽所以爲理也夫理條理也唯其條理故無不一亦無不殊今以理一分殊對舉言之似乎理與分爲二物理不可以分言分不可以理言也一與殊爲二事一者不復能殊殊者不復能一也其旨岐矣故不若曰一本萬殊則渾而未嘗不析

問曰古之君子多謗何也曰古今唯鄉愿則無謗若聖與賢謗未始不相踵也子不觀之舜與伊尹皆大聖旣去千餘歲而舜有臣父之譏尹有要君之議況其宅乎歐陽永叔好修而中構爲誚程正叔篤行而五鬼是詆自孟子至于宋亦千歲餘也而李泰伯猶

譏之曰孟軻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然則聖賢謗滋多矣曰古人謂止謗莫如自修然乎曰謗焉能止哉且夫自修非故爲謗也爲止謗而修匪真修矣今夫食而欲飽者非爲避枵譏也是故君子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要在於識已

問曰今之學者有欲冒毀以直達性命之真卽令此生被謗于身埋沒一世迄弗之恤是則性真可以覲體其果然乎曰然非也夫君子之欲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卽有不得已蒙

世之大詬固皆付諸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且夫天下至大矣湯武以放伐得之而人莫不知其非弋取也奔婦至穢也下惠不辭而內諸室而人莫不知其非爲淫也叛逆至不韙矣夫子一聞召而卽欲往而人莫不知其不磷而不緇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若謂君子必埋沒一世終黜墨而不白則子思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爲誕誣矣此必不然也雖然君子固無意也

續問下

問曰子言讀書考古特學之一事然考古莫首六經
六經之旨浩穰豈皆語心哉曰六經雖浩而其大旨
則有歸且夫六經首易易首乾其言乾元亨利貞豈
在外哉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
和貞者事之幹舍人心則疇見其長善嘉會和義幹
事也未至于乾者則其功自復始而要必以占占也
者占諸其心視諸其履而以考祥焉非必盡在蓍策
間也亦非盡如世人之避凶而奔吉也故孔子譏無
恒者曰不占占之時用大矣哉古之善占者莫如顏
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幾占也

唯幾占則由復可以至乾此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言
有吉無凶也使家國天下而皆以幾占則豈復有亂
且亡哉此易大旨也書之大旨則首精一執中精者
卽所謂幾占者也幾占則不雜不雜則可以不二而
能執中其後建中建極之訓皆不出此此書大旨也
詩之大旨在思無邪禮之大旨在毋不敬春秋大旨
在誅心誅心者誅其未嘗心占者也故六經傳心之
大經也疇謂六經不語心哉曰陸子言六經註脚過
矣曰使我占諸心果能精一執中無邪而常敬則雖
曰六經註我可也使如世之違心以求經違經以求

物理則六經與我不相爲又何註脚與不註脚之議
問乾坤果屬天地乎抑屬人乎曰乾坤者其義爲健
順其變化爲易其實體卽陰陽天地人三才莫不由
乾坤以生莫不各有乾坤非謂乾卽爲天坤卽爲地
也故有言天地之乾坤者有言人之乾坤者伏羲畫
卦專爲人事故易首言乾元亨利貞自初九以下取
象于龍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初六以下取象于馬
皆自人事言之自此六十四卦莫非乾坤莫非言人
事其間有言天地之乾坤者咸取象以爲證繫辭之
傳錯言天地人三才其終歸于人事唯善玩者通之

善占者得之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蓋言乾坤爲眾卦之父母乾爲天言乾所以爲天坤爲地言坤所以爲地咸非謂乾卽爲天坤卽爲地也註疏以乾爲天坤卽爲地者非

問學以聚之奚爲聚曰聚卽凝聚之謂非劈積而聚之之謂也傳曰敬德之聚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聚之功大矣哉

問天地人三才皆由乾坤以生然作易者獨歸人事曰彌綸曰範圍曰成能曰成位乎中則人者管天地矣夫天地至大也人至藐也而人管焉何哉曰天地

人莫不由乾坤生而發竅則在人心是故人心乾坤之大目也故易卽人心也非人心則疇爲彌綸疇爲範圍疇爲成能而位乎中作易者蓋曰直陳則膚矣是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天地而下托于著策欲人反諸心而自得之其要存乎幾其次存乎介又次存乎悔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後世不信人心而獨信物故大天地而藐夫人非作易者本旨也

問先天而天弗違豈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爲先天耶曰然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曰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在六極之先而不爲高此皆語先天也
然則夫人孰得與之曰先天而人弗與則聖人何以
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耶今夫人之心莫不
有本然未發之中卽先天也卽夫人之無極而太極
者也有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卽後天也卽夫人之陰
陽五行者也匪先天則後天靡所宰匪後天則先天
爲幻矣是故聖人致中和則先而非先也後而非後
也一而已矣若夫二氏則先先天而後後天其失則
偏雖然老莊所言先天亦未嘗不在人也吁哉古今
知先天者蓋無幾矣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謂也曰陸子靜無我無物之訓雖聖莫易也曰未達曰夫人語身而止于背則身爲全矣而反不獲其身非果無身也吾心固無我也語人而行于庭則人必多矣而反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吾心固無物也曰良其背止其所者何也曰唯良背而不獲身夫斯以止其所問同人于宗爲吝于郊爲無咎至于野乃爲亨不幾于兼愛乎曰此正示一體之爲仁也夫于野則雖九州之外靡所限矣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矣故惟有是心也而時于宗焉則不爲吝有是心也而時

于郊焉則不止無咎矣曰其間重輕緩急差等可無辨乎曰一體豈能無差等乎今人自視元首心腑爲重爲急視手足毛髮爲輕爲緩可謂差等之至而一體之心未嘗輟也故惟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乃天也匪人也故曰禮所生也與墨氏兼愛復矣

問洗心退藏于密何謂也曰夫人心本有易焉本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著卦之德與六爻之動一無思無爲而已夫斯以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而吉凶出焉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

本然無思無爲之體而洗心藏密至于知識不作聲
臭俱無虛而自靈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着而神
不卦而知不爻而貢吉凶與民同患者出焉中庸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前知必啟于至誠而通于無
思無爲之體亦豈以推測億度爲哉若謂由于燭理
不免于測度而愈蔽其天矣未有能前知者矣曰昔
先儒深辨以心察心一語至比于以口囁口以目視
目之繆則洗心似亦非也乃不知口目有形者也物
也故以囁以視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心
洗心而白藏于密奚不可哉是故江漢以濯秋陽以

暴至于皜皜則無思無爲之體復矣

問惟精惟一先生固以不雜不二訓之夫不雜則靡有二之者矣而又何待于惟一乎曰一難言也夫道心至于不雜精矣然亦或有重內而輕外喜靜而厭動者是二之也至于靜無動有則皆不免于二之夫學雖精然有內外動靜有無之二見則一爲難也記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不二而生猶一而貫也非如今人所言一理貫萬事之謂也

問曰古未始言中而堯言之未始言微言精而舜言之未始言止言幾而禹言之未始言性言禮義而湯

言之未始專言一而伊尹言之未始言學而傳說言之未始言皇極而箕子言之未始言明德而康誥言之未始言覺而衛武公言之未始言仁言誠言理而孔子言之未始言至善而曾子言之未始言中和言中庸言篤恭而子思言之未始言浩然之氣言良知良能而孟子言之曷爲其言之不一也曰言雖不一然莫不知其出人心故自傳說而上傳說視之古也其曰學于古訓學此而已自孔子而上孔子視之古也其曰好古敏求求此而已後世則捨此以博物爲好古已而專求物理則古非古矣嗟夫

問上帝有諸曰苟無上帝則乾坤毀而天地萬物熄矣夫上帝天地萬物之真宰也詩書孔孟之語上帝也悉矣豈譎言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敢不勉夫

問鬼神有諸曰苟無鬼神則上帝亦虛器矣夫在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在地之山川海嶽五方八蜡莫不各有神祇故國家莫不各有祀典書曰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夫豈虞周聖人知其無神而繆爲崇祀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泰山之有神明矣迎貓迎虎皆有神其他者安得謂之無神但君子當自盡人事行求

無負敬鬼神而遠之不可諂瀆以自爲戾故曰國將
興聽於人國將亡聽于神子不語神貴盡人也非謂
無神也若夫鬼神易繫遊魂之說已著之矣人之逝
始有招繼有靈帛未有主歲時有祀欲其魂得所依
也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非爲漫也記曰人
死則魄降于地其魂氣無不之夫曰無不之則非可
以窮詰高者如詩所謂於昭于天在帝左右次者如
蘇氏所謂幽爲鬼神而明復爲人其下則如賈誼所
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凡此皆繫於其所習故君子
不可罔生老子曰死而不亡莊子曰無情死又曰火

傳此皆有深旨未可槩以其學而非之也曰若是則佛氏輪迴之說亦有之矣曰輪迴吾未敢言然史稱羊祜先爲李氏子唐時如房瑄顧非熊宋時如蘇軾眞德秀諸君子之事而宋史載王貞婦之事尤奇近時聞見頗不鮮豈盡誣哉大要體魄有形有質者固常以聚散爲有無性靈無聲無臭者詎當以生死成聚散哉但性靈因所習爲變則不可知耳在吾儒苟人人如文王人人不罔生則自不至于此惟佛氏乃盡棄倫物而專力超之佛氏非欲超輪迴規再生利益也今儒者攻佛氏輒謂其欲規再生利益則不能

中其病矣曰佛氏之病奚在曰佛氏病在于專力超輪迴而盡棄倫物者也

問夫子語詩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盡遺物哉曰聖人非獨不遺物而已也且欲盡物之性而後吾性始盡若遺物則二之矣非聖人之學也雖然物有本末而知本先焉蓋夫子教人學詩莫先於興興者興於善卽思無邪是也故曰可以興其末乃有多識之訓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非謂先以多識爲窮理之事也且言多識其名亦非謂多識其理也夫子之教其本末不昭昭哉夫多識鳥獸草木古之人

未嘗廢如堯嘗取華蟲火藻以作服伊尹嘗取湯液
本草以教醫此皆盡性餘事而堯與伊尹之本務不
在是也若專以多識鳥獸草木爲窮理事則後世若
張華陶弘景段成式輩當度越顏閔矣必不然也

問曰今人語詩謂賦物詠情爾已不知古之語學其
簡徑而明辨者尤莫如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
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卽慎獨是也曰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卽無欲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有覺德行
卽明明德是也曰思無邪卽正心誠意是也曰殫厥
心曰秉心塞淵卽盡心是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
是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卽形色天性是也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卽可欲之謂善是也古今語學不煩辭
說其孰踰是然而今之作詩者率嫌心性而違問學
則何如曰今之語學者且嫌而違之矣作詩者曷責
爲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于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爲用是故禮非自外至
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槩求
之心則將入於空疎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曰是區

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
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
語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爲先王之禮果天降
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不聞昔宰我欲短喪
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啟曰食夫
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然則三年之喪自
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葬孟
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
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它日過而視之其類有泚其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然則厚葬之道自人

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
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蔑不自人心矣孰
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違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
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則果自心
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太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
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
地和陰陽賓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
至哉今之心學卽毋不敬是也旣毋不敬矣孰謂齋
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終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

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
曰是何可廢因其時位勿之有慢焉爾矣將周知之
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曰昔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倚尸而歌子貢譏之
二子嘆曰是惡知禮意漢戴良曰禮所以制情佚也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阮籍曰禮豈爲我設哉而邵堯
夫詩亦云然然則意與情無佚也而禮可問乎曰禮
何可問也禮雖有本有文然而無內外無常變靈則
行焉者也故未有內不佚而外故自佚者也昔子桑
伯子不衣冠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夫不衣冠

何遽至牛馬哉然而裸洩不已則尤之至于踰垣之
繆箕踞不已則尤之至于張蹶之狂此亂所由生也
奚啻牛馬哉故不仁則不可以爲禮而去禮則不仁
甚矣故孔子言復禮則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乃知
仁禮非二物也然則禮豈可以內外異而斯須去哉
唯後世不知禮之出于靈則一切殉於其外則徒是
古而非今膠此而遺彼溺器數而盛聲容禮之本槩
失而文亦非故老子詆其忠信之薄然而非禮之本
然也近有士焉父子議禮而爭至失色反唇者其子
猶忿然曰我禮是也夫父子失色反唇而猶曰禮是

焉嗚呼此今之所謂禮則亦非禮之本然也夫禮之本然則內外本末何可間也

問樂曰樂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其道主於和此世所共知也雖然不節則不可以和故有禮而後有樂曰律所以和聲也古樂不作由于百年律呂之制不明清濁高下失所準故屢興而屢廢其至則苟焉成聲爾已不知當曷以制律返古也曰人心有自然之節得其節證諸器數可以制禮人心有自然之和得其和證諸律呂可以作樂非謂禮先在器數樂先在律呂也今夫燕秦之音悲壯吳越之音柔婉質使然也

若仍其悲壯之質而求柔婉仍其柔婉之質而求悲
壯則雖有律呂而不可爲矣是故君子必先有陶化
氣質之方而後和可得和可得而後律可制矣曰和
者均可治律呂乎曰均是人而有和不和均是和也
而有能不能非和則雖能者不調非能則雖和者不
治苟和矣天下豈無有能者出其間乎而又何憂吾
獨憂夫人心之莫由和也是故君子陶化氣質之方
則莫若以學學之莫若以慎獨而致中和其次則先
盡去天下妖淫之曲與忿厲之詞而後人心節節故
和也夫妖淫忿厲古之謂夷風夷風之侵人肌髓不

畜鳩毒不去則終不可以正樂故柄化者必重禁而
烈燼之慎毋若管仲曰酒色不害伯也孔子不云放
鄭聲鄭聲淫

問中心安仁天下果一人而已乎曰非也言中心安
仁則視天下之人卽我視我卽天下之人故曰一人
所謂一體是也若孔子謂止于一人則亦非安仁者
語矣故又曰大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
意之也曰耐曰非意則卽安仁之謂也

問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
能靈萬物叅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

是謂弘道非曰人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
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問何事於仁先儒謂何止于仁信乎曰施者以物與
人之謂也博者廣與之謂也子貢以此爲仁之事夫
子謂此何事于仁哉蓋言此非從事于仁之意若以
博施爲事于仁必也聖如堯舜而猶病不能矣其辭
意亦非抑仁而揚聖也若抑仁則下文又何以專言
仁若揚聖則不當以堯舜之聖爲病也大意不在以
博施爲事而當以一體爲心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乃

得其本然一體之心則不必博施而自無不博矣其次能近取辟亦惟取諸己而已矣又何事以博施爲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之教人有序固如此也今也不顧中下而槩語以心性此與孔子循序之教其終協乎曰吾於六經詔之矣曰未達曰今也誠有中人以下者問於子子且語之以物理乎抑以心性乎若語以物理則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散而萬事萬物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窮高測深蓋頃暫而馳千里撫六合者數矣是爲語上乎語下乎有序乎無序乎曰是未可言序也然

則當何以語之曰中下者正當語之以收放心約其
情合于性焉可也夫心性在上智不增在下愚不損
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非當以心性獨爲語
上也故有語中下者曰歛爾身心約爾性情則雖窮
奇未有不瞿然而反顧至告以物理則茫乎莫之索
矣何則物理遠而心性近也孰謂心性爲非序哉曰
若是則語上語下何謂也曰學之不明則上下之序
不明久矣古者自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先明明
德非致力心性乎大學豈槩語人以上而失之紊乎
乃不知古之人舍心性無爲學故凡致力于心性者

均謂之下學凡得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上達若中下者方其求明明德也而遽示之以止至善則爲不顧其安而槩以得力者語之不免致其狂惑之非是果爲無序之失矣非常以心性而獨爲語上也雖然明明德之中又有序焉苟方其致知格物也而遽語以知止方其求知止也而遽語定靜安方其求定靜安也而遽語能慮與能得凡此皆謂之失序然則致力心性者之爲序不尤爲次第乎若也窮至物理則所謂未能定靜安而遽語慮與得者也不以是爲失序而反謂心性爲非序不亦左乎曰今之學者誤在格

物終何以明曰大學上文曰物有本末下文曰格物
言知本也本豈在外哉故其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是經文初無不明而世儒乃增言物理而補
竄傳義及泛濫而不得也乃始贅以居敬之說夫居
敬則又非以心性爲先乎大抵學旣不明則序亦不
明復何說之辭弟子悟曰諒哉所謂未能定靜安而
遽言能慮猶之未磨鏡而先照物未平衡而先稱物
失其序矣曰吾與子皆中人吾語子以序也請自求
放心始

問曰人之生也直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

子語性善也曰然

問曰孔子言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孟子言自可欲至善至聖不可知此序之大較也序之中又有序焉蓋不可以悉數者矣曰然

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荅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爲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況不如召

忽管仲者乎

曰無意必固我夫子所以爲空空也然又曰誠意者何如曰意者作而致之者也有作則罔而不誠故不作于意以事親則誠孝不作于意以事君則誠忠是毋意乃誠意也然則何以驗之曰孩提知愛知敬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牛穀棘而不忍寧待作于意乎其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寧待作于意乎然而莫非誠者此也曰存心非意耶曰存者存其不作者而已矣有作不可言存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存而非意者也曰古也以無意必固我求之今也

反欲以意必固我求之此古今學術之大介也曰然
問天命之性果兼物乎曰物非無性也而人爲全若
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專屬人未始兼物也故下卽
言率性言修道豈物能率性修道哉書曰維皇上帝
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下民則亦未兼物也是故率
性修道盡人物天地之性者其責在人

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卽
性也中卽獨知之未發者和卽獨知之發而中節
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
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卽

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滅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卽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卽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卽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是意想方所爲之也而況其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象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爲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爲中離中爲和也

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誨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惟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舍是奚取則哉詩曰不媿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疇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功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

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惟能慎獨

問世儒語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子獨無分於未發已發無分于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矣然弟子猶未釋然于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于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尙有炯然不昧者存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尙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旣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

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蝕焉則無
論已發卽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
自蝕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
之者是矣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
多矣

曰獨知卽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僞也非良而
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何如曰言用則二也
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以致吾良知
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爲

問世多以鳶魚爲上下察其與君子費隱之道何與

哉曰此正所謂遠人以爲道者也夫中庸本語率性之道率性孰踰聖人其次莫如君子故于是曰君子之道曰大哉聖人之道皆不遠人以爲道也今以鳶飛于上者爲道之上察魚躍于下者爲道之下察則不但無與于君子之身且鳶魚之外所遺者多矣曷足以見道之費隱哉蓋子思言君子之道其具于心而率于性不可睹聞者爲隱其率于性而見于倫物可睹聞者爲費是費而隱者雖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卽性也卽孩提知愛知敬之類是也非止居室之間而已也蓋此與知與能在愚不肖不爲

損在聖人天地不爲加故充其量之所極究其責之所在誠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遺憾者焉可見此道雖至隱而其費則無不至鳶飛戾天白人語之鳶之飛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上者也魚躍于淵白人語之魚之躍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下者也故是道也造端乎夫婦之與知與能而其至則察乎上下以際于天地此子思語君子之道本如是也奈何訓者必外君子之身而專求天地以及群物不過遠於人乎且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

乎道也卽如蛙之鳴蟬之噪皆氣使然也豈道之謂哉曰鳶魚旣非道然在記者又曷以風雨露雷爲教而莊子亦曰道在稊稗在瓦礫然則彼皆非與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何莫而非與知與能者之所察何莫而非吾率性之道之所至也夫旣爲率性之道之所至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大程子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是矣何但曰鳶魚卽道而已哉又何但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卽道而已哉若必謂天地萬物皆有道而人獨無道則何以稱曰君子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具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己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凝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爲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溫矣能溫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皆道德之
至自然而然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問勿正勿忘勿助曰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爲擬心之
差是突然忘非怠忘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
蓋世有以坐忘爲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未剛而
強爲之剛未大而強爲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
則自賊其根矣故類摭苗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
其體而行無不慊矣是曰集義

問曰子言性一也吾儒與二氏異者在盡與不盡之
間曷言乎其盡也曰盡之義卽親喪自盡之盡所謂

知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唯盡則莫先于盡
倫其次盡制由盡倫盡制至于盡物盡天地然後吾
性始盡孟子又曰盡其心盡心卽盡性後儒訓盡心
爲窮物理則遠矣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
嘗盡性夫斯以逃倫棄物而不返也故曰在盡與不
盡之間然聖人雖曰嘗盡亦若大虛浮雲然其歸無
不空空

問存心養性有二功乎曰無二功也性者心之體當
其放心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靈著矣則
當以涵養爲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旣放之後養者

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
體存養有二功也

問良知不慮而知曷爲又言慮良能不學而能曷爲
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不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
不學者也慮而復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
良知矣學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
能矣

問萬物既皆備矣何待反身而誠而後能樂曰萬物
之理雖備人心然動于欲而有不誠則自失其理而
弗之謙矣烏能樂故必反歸于誠而理既足則自謙

而樂矣如爲子而能誠則孝之理慊爲弟而能誠則弟之理慊寧有弗樂乎曰強恕何以能求仁曰萬物之理備于人心仁體固然者也惟如心則亦能誠而求仁近矣夫人心本欲孝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孝以如其心則孝之理近本欲弟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弟以如其心則弟之理近求仁豈遠乎如心卽所謂慊也至于恒慊則亦無不樂矣孔子曰能近取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勉強如心義也曰若是則物理固無與也

問曰子之言無欲也亟矣無欲亦豈易哉曰子必寡

之以至于無可矣。曰聞之淮之南之學則異。是淮之南曰孔門唯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未嘗言無欲也。曰不然。今夫人不能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能欲仁而得仁者何哉。以有欲也。既有欲矣。而曰吾能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僞也。蓋彼欲重則此欲輕。勢固然耳。故孔子曰無欲而好仁。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乃謂孔孟不言無欲。不幾誣乎。昔者文王上聖。猶必無然。畔援歆美而後登于道。岸成湯智勇。猶必不邇聲色貨利而後建中于民。况以今學者懷多欲之私而欲明明德于天下。未有不

理欲交襍而終歸于霸也然則淮之南之學則左矣
雖然今之學者苟不先見無欲本體亦未能致其功
也曰然則曷爲能見無欲本體耶曰是非真志不可
也有一弟子問曰弟子非不有志然而興仆不一若
不能爲特操則何如曰今之學者以意之嚮慕爲志
夫是以不能不興仆也昔者孔子之志於學則以憤
忘食樂忘憂爲功蓋志在是則功在是非曰嚮慕之
而已也故學之十五年而有立也辟之有志長安者
必裹足啟行以日計里始爲眞往長安者也若盤桓
家食未有行期雖峙糧治具日訊程途則何益矣故

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不可以言真志弟子曰常聞諸先生曰人身本在長安此又何說也曰人心無不備具無不照臨而道義由出辟諸人身本在京都苟不昏寐則不必別求長安矣蓋人惟昏寐不自著察則亦夢中長安而已故曰百姓口用不知者此也今也唯求時不昏寐又何俟裏足而後至長安乎雖然唯時不昏寐乃真裏足唯真裏足卽時不昏寐可矣甚哉時不昏寐者之不易觀也

有一弟子問於胡子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

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然獨慚老未得也曰神化豈易言哉曰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而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是非弟子所能企也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亦非所企也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于靈則爲至曰若是則弟子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

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雖然其惟在真志乎

問曰昔者羅先生贈子有疑濂溪之語濂溪可疑乎
曰濂溪何可疑也自孟子後百千年學者耳目若蒙
汚墁得濂溪夫子抉之人始能張目而覩皎日故濂
溪近代之祖父也吾何敢妄疑祖父哉吾獨疑太極
圖說非濂溪作也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夫以太極
既稱無極不落形體方所又何圓而圖之若鏡若環
然果孰觀而孰傳耶此不可解者一也大易以乾坤
言陰陽取象奇偶而畫之卦可謂明矣今圖則左白

而右黑之右白而左黑之陰陽果可以左右分而白
黑定乎視大易不贅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說曰太極
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果何爲耶亦何似耶若果有
未動則當謂之靜矣是則先靜而生陰也何則謂之
動而生陽抑何待生陽之後乃曰靜而生陰耶此不
可解者三也且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時二儀
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爲動之極也幾何時
而爲靜之極也昔之言天者莫如易詩與中庸易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
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概未言鴻濛之先有

若是之次第也且不知動靜者果謂理耶抑謂氣耶
如以理則無始無端不可以動極靜極求之若以氣
則動者謂之紛擾鞳鞳可也而靜者當謂何狀其心
凝結爲塊而已此不可解者四也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不知未合之前此真此精各置之何所
又何以見其有合時耶此不可解者五也上言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而下言五性感動則此五性卽五行
之性也此五行之屬于人果在內耶抑在外耶若謂
五行之性卽五常之性則何不直以五常言之不尤
爲明且當耶且五行各一性特其質耳于人性何與

哉今言五行而不及人性此不可解者六也形既生
神發知言其始也方人之始生而遽有五性之感善
惡之分則人性果善惡混矣此與易繫言繼善商書
言恒性大雅言秉彜孟子言性善者不大爲諄耶此
不可解者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眾人與聖人同
也聖人特先得人性同然而身爲之教耳固豈人性
有善惡之混而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哉且其於
通書但言仁義中正未嘗言中正仁義也中正仁義
果可四分而列言之乎此不可解者八也其始言太
極也動靜兼之今特言聖人主靜不爲偏耶夫心好

靜而欲擾之致虛極守靜篤此老氏家貴靜語也大
學雖言定而後靜則亦不以靜爲主也若聖人專於
主靜則又何嫌虛無寂滅之爲教耶或謂周子自註
曰無欲故靜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是周
子固未嘗以無欲爲靜也此不可解者九也言者曰
二程子始從周子學周子手授是圖示之然考二程
子立教數十年遺書數千萬言未嘗一語及圖與說
也豈其師特授之而弟子特遺之歟楊謝之徒豈真
無一人可語者歟此其尤最明顯不可解者十也予
有此十不可解故疑非濂溪作也非敢疑濂溪也予

昔在蜀時嘗著之辨蜀有固陵先生讀之嘆曰此雖
周子復作不易斯語嗚呼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問曰昔子從遊于二先生其緒論要旨可得聞與曰
予自摛髮聞先君子論學未識從事年二十六始從
歐陽先生問學聞致良知萬物一體之訓至年三十
復從學羅先生羅先生訓以無欲首嚴義利之辨然
予苦質駁習深壯聞而中弛既皓始戮力而猶無得
也雖然不可不爲二三子舉其崖略

予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始見歐陽先生先生誨曰大
人天下爲度故盛德若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

已自賢烏能成其大者夫藝達于道故游焉而不溺
志役于藝故局焉而胥喪子曷早辨之予聞言矍然
自悔始有發憤刊落之意

先生見予常有疾惡之病一日謂曰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夫好惡孰不能之何獨曰仁者能好能惡予曰
請問先生曰今人非不好惡然嘗作之好作之惡則
好惡反爲累是不能好惡也惟仁者得其本心而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視人有善猶己之善雖無不好
一以本心好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好也故其
好無張皇之失卒不爲好所累是曰能好視人有惡

猶己之惡雖無不惡一以本心惡之未嘗有加于本
心而作之惡也故其惡無忿恨之失卒不爲惡所累
是曰能惡且古仁人見人有惡猶有哀矜之意可以
揀正則揀正之不可則止老子曰常善揀人故無棄
人今也見惡人一切忿恨不平若不墜諸淵不已是
先已失仁體而墮于惡矣又何惡人之有予時聞之
憮然若欲汗背

或曰易由使人皆入于善先生曰昔者大舜隱惡而
揚善此所爲與人爲善者也曰何謂隱惡揚善曰常
人未必盡善亦未必盡不善若苟於其不善處指摘

而亟攻之則人愈激爲不善矣惟大舜見人不善則
姑隱嘿未嘗遽加指摘唯於其善者發而揚之則斯
人嚮善之心愈興嚮善心生則所爲不善有不假告
詔而潛消之矣故孟子於齊王不斥其非止卽其愛
牛一念言之而王遂有戚戚嚮善之心此亦可見與
人爲善之驗

先生每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匪是不足以平天下其心休休其如有
容人之有拔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古二後列卷一
四十一
自其口出實能容之匪是不足以用天下

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二病卑者溺嗜慾高者滯意見其不得入道均也曰意見曷生曰學不見本心故或牽文義或泥名跡此意見所繇生自苟揚以至今日意見之害不尠矣

先生荅羅文莊公書曰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又曰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

者未嘗不繁而繁卽所以爲簡非有二也又曰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又曰有蔽而後有學然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學而能之則善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

其再書曰夫人所爲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

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
萬物小之而因天用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
知之用離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酬酢
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人物之理一
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
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或動于
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
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
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于視聽思慮視聽思慮
必交于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

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制之度外者也

予始見羅先生先生教由靜坐以入

予初登第先生移示以不榮進取致誨曰不榮進取卽忘名位忘名位卽忘世界忘世界始能爲千古真正英雄作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拔藝規時好視此路背馳也予乃浸知好名溺文詞之非

先生雅曰古人有天下不與與萬物一體非二語也予入蜀時先生訓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

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
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不盡是
之謂見正甫蜀歸尙以實修者盡言之及予請告歸
欲請質者非一而先生已逝越歲矣先生將逝先以
書示予曰朝聞夕可庶爲近之豈非永訣語耶

先生初嘗語靜又言歸寂中年不同荅武陵蔣君書
曰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
有止極有如巨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
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之一
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

天地不滿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其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所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其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于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弗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吾與物斯弗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

古子衡齊卷七
四三
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敗度之私自
無所措先生此書蓋與孔子天下一人子思上下察
孟子萬物皆備之旨千載一致非可驟與未寤者言
也

終之月書麻城周君冊其中篇曰落思想者不思卽
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其中必有生生一竅貫然不類

胡子衡齊卷七